

杨 梅 著



近代云南西文文献

Western Languages Literature on Yunnan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杨 梅 ◎ 著

近代云南西文文献

Western Languages Literature on Yunnan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云南西文文献 / 杨梅著.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482-3064-9

I. ①近… II. ①杨… III. ①外文-文献-研究-云南-近代 IV. ①G256②K29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8204号

近代云南西文文献

Western Languages Literature on Yunnan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杨 梅 ◎ 著

策划编辑: 赵红梅

责任编辑: 石 可

封面设计: 夏雪梅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3064-9

定 价: 38.00元

地 址: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3244 65031071

E-mail: market@ynup.com

本书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871-67461883

前 言

从鸦片战争起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即 1840—1949 年，是我们通常所称的“近代”时期。这个时期，中西文明发生剧烈碰撞，国内外矛盾和冲突复杂尖锐。而在中国和西方的交往过程中，云南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地区，特别是从英、法两国准备侵占中南半岛的时候开始，云南就吸引了西方人的极大兴趣，成为英、法及其他西方国家扩张势力、倾销商品、争夺资源、科学考察及研究的一个重要地区。

云南之所以成为西方人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连接西方殖民地与中国的桥梁。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背靠大西南，面向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陆，成为连接中国与缅甸、越南、老挝、印度、泰国等国家的门户，地缘优势明显。而当缅甸、越南相继沦为英、法殖民地以后，云南被推向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前沿，成为英法竞争的一个热点地区。英国对云南的企图，最初是想进行直接贸易，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战略目标的确定，英国将云南确定为进入中国西南内地乃至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后门和跳板，作为连接英属印度、英属缅甸和中国长江流域的重要“链环”；法国则将云南视为它在越南殖民势力的延伸，划云南东部和两广为其势力范围。这样，英、法两国的势力从中南半岛延伸到云南，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民国。抗日战争期间，云南成为国民政府的大后方和国际大通道，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援助通过云南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云南发挥着为中国抗战输血的重要作用。

第二，云南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对西方人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上半叶是世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时期，各个领域的科学考察和探险活动方兴未艾，云南在地理学、地质学、矿物学、生物学、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等学科领域的丰富内容和资源，对西方探险家和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游历、探险、考察者纷至沓来。

第三，出于领事职责和海关管理的需要。马嘉理事件后，西方国家纷纷在西南地区设立领事馆，不仅照管本国的商业利益，保护本国侨民的安全，向本

国人民颁发路照，享有领事裁判权，仲裁本国侨民与中国人的纷争，而且还因为工作职责要求，对云南的贸易、税收、交通、民族等问题也给予特殊的关注，通过实地考察对云南诸多方面的情况都进行了研究，以图为本国在云南能获得更多的利益。1859年确定的中国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使中国近代海关一直把持在西方人手中。西方人在管理海关的过程中，为了及时掌握贸易及口岸所在地区的状况，建立起一套比较健全的调查、收集、申报、汇总、出版体系，到民国时期仍沿袭不断，编纂了大量的海关文献。因海关文献是西方人管理下产生的，所以主要是用英文撰写，辅以中文文本或中英合璧文本。

第四，利于传教的需要。通过不平等条约，清政府被迫解除了西方宗教的传教禁令，使西方人在中国传教合法化，并得到了政府的保护。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的各教派纷纷进入内陆地区，在中国各地建立教会组织进行传教活动。为了解、研究云南的风土人情，制定传教策略，宣传传教的成果和经验，西方传教士在传教、游历的过程中，不仅将他们的相关游历经过和传教经历记录下来，还收集资料了解云南的历史、文化和民族语言、风俗、宗教等方面的内容。

当然，西方人之所以能够顺利并且成规模地进入云南进行游历、传教、探查、研究，主要是鸦片战争后实施不平等条约的结果。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使西方人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居住、贸易、工作，可以租赁土地建盖住房、教堂、医院、学校等，还可以到非通商口岸地区游历、传教。西方人可以自由地进入中国各地，为探查、研究云南提供了合法且便利的条件。

由于上述原因及便利条件，从1837年至1949年的100多年时间里，大批的西方政府官员、军官、商界人士、传教士、探险家、学者等竞相到云南进行游历、探险、考察、研究，留下了数量众多、类型广泛、内容丰富的西文文献。本书所说的“近代云南西文文献”，就是在近代特殊的国际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探查、研究云南，与云南交往、交涉的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西文语种文献资料，内容涉及云南的经济、文化、政治、外交、军事、交通、宗教、民族、社会生活、地理、地质、气候、矿产资源、生物资源等，文种包括了英文、法文、德文、意文等，其中以英文和法文居多。

从写作者的身份上看，政府官员、军官是云南西文文献的一个很重要的撰写团体。他们主要是英、法驻中国的领事，驻英属印度和缅甸、驻法属印度支那的殖民官员或军官，像英国驻重庆领事巴伯、霍西、伯恩，驻思茅领事贾米森，驻腾冲领事利顿、奥提威尔、罗斯、史密斯，驻昆明领事威尔金森、奥布赖恩-巴特勒，法国驻蒙自领事弥乐石，驻昆明领事方苏雅，都对云南进行过

考察、研究，撰写了考察报告、年度贸易报告等。英属缅甸的军官威廉姆斯、斯莱登、鲍尔斯、戴维斯，法属交趾支那、印度支那官员安邨、德卡尔内、伊博斯、库尔泰勒蒙等，也通过实地调查撰写过关于云南的调查报告或专著等。

蒙自、思茅（今普洱，后同）、腾越（今腾冲，后同）三个海关的外籍税务官员对近代云南西文文献的贡献功不可没。海关官员除了收集、统计进出口贸易和关税的各种数据外，还在各口岸地区进行各种调研，了解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自然状况，以便撰写年度贸易报告和《十年报告》等综合性文献。

学者也是撰写近代云南西文文献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英属印度的博物学者安德森，地质学者科金·布朗；英国植物学者沃德、福里斯特，地质学者格雷格里；法属印度支那地质学者德普拉、朗特努瓦；法国殖民科学院和远东学院的科尔迪耶，法国藏学者巴克；美国博物学者安德鲁斯，植物学者、民族学者洛克；德国地理学者克勒脱纳；奥地利植物学者马泽蒂；澳大利亚人类学者菲茨杰拉尔德等，撰写了内容比较专业的文献。

传教士是近代云南西文文献的一个特殊写作团体。传教士主要来自于法国巴黎外方教会、英国中华内地会和循道公会、美国长老会等，具体有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保禄·维亚尔、普亚斯、利埃塔尔，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克拉克，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邰慕廉，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多德等人。他们的著作除了记录传教工作、传教收获之外，因为和云南各地的少数民族长期相处，也撰写了很多关于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著作。

探险家和游历者，主要有英国的唐古巴、吉尔、科洪、利特尔，法国的堵布益、亨利·奥尔良、路易·皮雄、瓦萨尔，美国的盖洛、斯诺，澳大利亚的莫理循等。他们的著作以游记为主。

近代云南西文文献主要是对当时云南情况的实录或是相关研究成果，使西方人对云南有所认识，在文化交流、人民交往和历史研究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近代云南西文文献是沟通中西方社会的重要媒介，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云南西文文献中的很大部分都是公开出版或发表的，从国内外获得的途径都比较多，传播和利用的范围也都非常广泛，不失为展示云南的一个窗口，起到了宣传云南的作用。以记载比较系统的海关报告为例，它的主要传播途径有两个：一是免费赠送，二是销售发行。免费赠送的对象几乎遍及当时与中国有贸易和外交往来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包括政府机构、社会团体、院校图书馆、新闻媒体和个人；至于公开发行销售，不仅在国内设有专

门的经销点定价销售，还利用国际公司或机构在全球的许多地方代售。^①

其次，近代云南西文文献提供了不同于国人的独特视角，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反省和完善我们的不足与缺陷。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西方人看待云南的视角往往有我们习焉不察的独到之处。我们照一照这面“西洋镜”，从中领略外人对自己的看法，也会有所收获与认识。从近代云南西文文献中反映出的西方人为探求知识而表现出的冒险、奉献精神，他们使用的科学方法以及形成的良好制度，对今天的我们也有借鉴意义。

最后，近代西文文献记载了大量的史实，为研究近代云南的历史文化、政治变迁、边疆发展、中外交往、文化交流等提供了比较可信的丰富资料。它是近代云南对外关系方面的记载，一些西文文献由于是亲历者的真实记录，往往能让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到事件的起因、动机、来龙去脉、发展经过、结果影响等。如马嘉理事件、回民政权与英国使团的交往、中法战争、中越中緬划界等，如果不研究西文文献，所做的研究和结论不免流于粗疏。至于云南近代史上的其他一些事件或事实，诸如对外贸易、近代化进程、交通发展、气象、自然科学研究、民族研究、西方宗教传播等，西文文献更是足以补中文资料记载之不足或空白。

诚然，近代云南西文文献的写作主体是西方人，由于文化上的差异以及未能准确、深入地了解云南及中国的历史文化，文献中难免存在着一些偏见和错误，有的甚至是别有用心地诋毁。对于这样的一些非议言论，一个复兴的民族已经有足够的度量和辨析能力来看待这一切了。

由此观之，近代云南西文文献不仅是媒介、镜子，而且是宝贵的文献资料库。但这样一个文献宝藏，或因语言文字上的障碍，或因收集、整理的困难，大多封存于各国的图书馆或档案馆中，很少有人做过系统的考察和研究，系统地揭示过这些资料，惜为憾事。前人对近代云南西文文献的整理、研究，主要是从编目解题、研究利用和翻译三个方面开展的。

李小缘编辑的《云南书目》^②的西文部分是国内学者对近代云南西文文献收录较多的书目，但该书目只收录到1936年以前的文献，且因排印时抗战爆发，李先生工作繁杂紧张无暇顾及书目的校定，书目中大量的缩写往往让人不知所指，重复收录的书目也较多。方国瑜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③也做过一些近代云南西文文献的解题。徐近之在编写青康藏地区自然地理著作时，接触到相关地区的很多西文图书，于是汇编了英、德、法、意、荷五种语言及少数

① 詹庆华：《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② 李小缘：《云南书目》，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

其他西文文种文献书目，编成《青康藏高原及毗连地区西文文献目录》^①，在第一编“分类目录”的第十六部分“旧西康地区”收录了一部分近代云南西文文献。

在研究利用方面，针对西方人关于云南民族和云南动植物的研究开展得较多。

在翻译方面，虽然早在清末就开始对近代云南西文文献进行翻译，民国也有少数书籍被翻译，但大多数的翻译是 21 世纪才开始的。总体来说，翻译的数量还是非常有限的。

鉴于此，笔者依据前人的目录及研究成果，利用世界上著名图书馆网站的目录查询系统，同时到国内各大图书馆进行资料查阅、收集，并烦请出国亲朋好友代为收集，调查了近代云南西文文献的藏存情况，收集了大量的英、法、中文等相关资料，对相关书目和文献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本书就是在这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旨在通过阐述近代云南西文文献的形成背景和形成经过，条分文献类型，揭示文献内容，对其史料价值及开发利用进行论述，对近代云南西文文献做了一个概括性的考察和研究。

以笔者个人的微薄之力，对这样一个范围广泛、文种众多、收集困难、研究难度大的选题进行研究，难免挂一漏万，多有讹错。笔者不揣寡陋，仅以此书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期望能引起更多人对近代云南西文文献的关注与研究。

作者

2016 年 12 月

① 徐近之：《青康藏高原及毗连地区西文文献目录》，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目 录

第一章 近代云南西文文献的形成	(1)
第一节 近代云南特殊的历史背景	(1)
一、清王朝闭关锁国, 面临危机	(1)
二、西方列强持续殖民扩张	(2)
三、云南进入开放前沿	(4)
第二节 近代云南西文文献的形成原因	(6)
一、西方政府官员、军官探查	(6)
二、商业考察	(26)
三、探险、游历	(31)
四、科学考察	(39)
五、西方宗教传播	(57)
第二章 近代云南西文文献的类型和内容	(63)
第一节 领事文献	(64)
一、考察报告	(64)
二、年度贸易报告	(72)
第二节 海关文献	(78)
一、年度贸易报告	(78)
二、年度贸易统计	(86)
三、十年报告	(88)
第三节 学者文献	(100)
一、生物学文献	(100)
二、地理学、地质学文献	(103)

三、人类学、民族学文献	(107)
第四节 传教士文献	(110)
一、概 况	(110)
二、内 容	(110)
第五节 探险、游历文献	(114)
一、概 况	(114)
二、内 容	(116)
 第三章 近代云南西文文献的史料价值和开发利用	(119)
第一节 近代云南西文文献的史料价值	(119)
一、政治和外交	(119)
二、经济贸易	(120)
三、社会问题	(121)
四、西方宗教传播	(125)
五、交通状况	(127)
六、少数民族研究	(129)
第二节 近代云南西文文献的开发利用	(130)
一、资料整理	(130)
二、数字化加工和网络传播	(131)
三、翻 译	(133)
四、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	(134)
 参考文献	(135)
 附录 1 近代云南西文文献书目	(146)
附录 2 近代云南西文文献篇目	(172)

第一章 近代云南西文文献的形成

第一节 近代云南特殊的历史背景

一、清王朝闭关锁国，面临危机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西部背靠青藏高原和绵延的山脉，北面是寒冷的山地高原，东部和东南部面向浩瀚的太平洋，这些天然的屏障把中国和西方世界分隔开来。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疆土面积的辽阔宏大，土地物产的富饶丰腴，人口数量的繁庶众多，加之自成体系的发展模式，使中国文明从未中断并且得以繁荣发展。13 世纪，原聚居在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建立了空前绝后的元帝国，将欧亚大陆东部的中国和西部的欧洲连接起来，打开了西方人的视野，使西方人迫切地希望和中国建立直接的联系。但随着元帝国的迅速灭亡，位于中东的穆斯林阻断了东西方的直接联系，从而使西方人开始了寻找到达东方航线的探索旅程。葡萄牙、西班牙的航海队不仅发现了到达东方的航线，而且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大陆，荷兰、英国和法国等西欧国家也接着跟进，在海外冒险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西方国家在海外扩张中尝到了甜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后来变得变本加厉，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殖民狂潮。而中国经过了从隋唐以来一千多年的繁荣发展，向来以“天朝”自居，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基本上仅承认纳贡关系，根本没有理会 16 世纪以后特别是西方工业革命后发生的社会剧变。

清王朝在经过了康乾盛世以后开始走下坡路。行政体制内部缺乏活力，官员们但求遵守成文的章程，缺乏创新精神。官场腐败现象严重，文武百官收受贿赂、敲诈勒索及非法聚敛财物司空见惯。国家财政窘迫，皇帝和贪官追求奢华的铺张浪费，对白莲教等秘密会社的征讨花费了大量钱财。庞大的军事开支加上官场中的贿赂腐败，耗干了国库，导致银价持续上涨，经济基础被严重损坏。军队也很腐化，军官不理营务，克粮冒饷，士兵不勤操练，许多人竟吸食

鸦片。而且,军事装备还处于传统的冷兵器时代,根本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清代的人口增长还远远快于耕地的增长,导致生活水平的下降,背井离乡者、穷人和失业者经常沦为盗匪,或加入起义的行列。受频繁的文字狱威胁,学者们避开政治而试图在古书堆里寻求庇护,造成学问与现实的脱节,知识分子忘记了对社会应负的责任。而且,中国自明代以来基本奉行闭关锁国政策,鸦片战争前只有广州一口通商,远远满足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欲望。行政缺乏活力、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普遍的腐败、军队战斗力的衰退、人口增长的压力和国库的空虚,所有这些,表明清王朝的统治力量已盛极而衰,使国家暴露在内乱外祸的双重灾难面前。^①

二、西方列强持续殖民扩张

当清朝国势日趋衰微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却非常迅速。

英国在18世纪后期开始了工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19世纪初,英国的工业,首先是棉纺织业和制造业得到了很大发展。从1770年到1841年的71年间,英国棉纺织业用棉量增加了100倍。交通运输业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铁路和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开始普遍使用。煤、铁等其他工业产量也迅速增加。据统计,1820年英国工业生产量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50%,英国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8%;1839年,英国的煤产量是法国、比利时、普鲁士三国总和的3倍;1840年,英国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②

与此同时,英国在海外的殖民扩张也得到了空前的进展。英国首先打败了老牌的殖民国家西班牙和荷兰,接着又在与法国的竞争中取得胜利,不仅获得了北美的大片殖民地,在东方的印度也站稳了脚跟。英国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觊觎已久,从18世纪末开始就处心积虑地要打开中国的大门,倾销其商品。英国着力要扩大在中国的商品销售,却受到清政府海禁政策的阻拦,还要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起分中国贸易这块并不大的蛋糕。为了绕过清政府的海禁,避开葡、西、法等国的竞争,开辟英国产品的市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南沿海碰壁后,在1768年指示孟加拉总督寻求通往中国西南边疆的商路。^③英国在印度建立了殖民统治后,继续向东扩展势力,1824年发动了第一次侵缅

^① 参见[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97—100页。

^② 李侃等:《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页。

^③ 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战争，两年后打败了缅甸王朝，占领了缅甸南方的阿拉干和丹那沙林，开始探寻到缅甸北部和中国云南的道路。19 世纪 50 年代，斯普莱提出的修建一条从仰光到云南思茅的铁路设想，使英国商界急于要打开中国的后门，以便贯通滇缅、连接长江流域，开辟一条英国独擅胜场的贸易路线，建立英国在华优势地位。^①

而英国在海外扩张中的竞争对手法国，对于东方的经营也不甘落后。当法国的势力被英国逐出印度次大陆和缅甸之后，法国便锁定越南为其在东方扩张的主要目标，而 18 世纪末以来越南郑氏和阮氏的争端为法国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法国传教士百多禄的帮助下，阮福映逃脱了西山起义者的追捕，最终确立了阮氏在越南的统治地位，法国就此成功地打下在越南施加影响的基础。而英国攫取香港作为殖民地后，法国认为它也应该在远东建立一个军事基地，越南的岘港便是其中的一个理想目标，于是加紧了对越南的经营。19 世纪 70 年代，当法国殖民者认识到只有红河而不是湄公河可以提供从越南进入中国的通道时，决定北上占领越南北部，也谋求从西南部进入中国。

1840 年和 1856 年由英国和英法挑起的两次鸦片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告终，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迫开放了东部沿海及长江沿岸自汉口以下的十数个通商口岸，还准许西方人在通商口岸租买房屋自由居住，到内地传教、游历等，使西方人可以方便地出入中国国门，自由地到各地考察、游历。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资本主义工业品一时还有顽强的抵抗力，加之人民还相对贫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在中国获得期望中的巨大市场和利润。鸦片战争前，英国输往中国的产品总值每年约为 120 万英镑，战后的 40 年代到 50 年代中期变动无常，总值在 96 万到 250 万英镑之间波动^②，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增长。而法国进入中国市场的商品本来就少，其增长就更少了。对此英国商界一直要求在中国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在内地各水道行驶汽船，发展铁路事业，在内地享有贸易和居住的权利，等等。^③ 19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缅甸、越南、老挝相继被英、法殖民者占领，云南因为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其价值和地位日益受到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高度关注。

① 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 页。

②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 册，第 278、633 页。

③ [英] 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江载华、陈衍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2 页。

三、云南进入开放前沿

云南位于中国西南边疆，北部和东部分别与国内的西藏、四川、贵州、广西毗邻，西部和南部则与缅甸、老挝、越南领土相连。

早在 2000 多年前，云南就是中国从陆上通向印度和东南亚的门户，是中华民族和这些地区人民友好往来的重要通道。西汉元狩元年（前 122），张骞出使西域回来，谈到在大夏（今阿富汗）看到有经过身毒（今印度）运去的蜀地（今四川）出产的“蜀布”“邛竹杖”^①，可见早在 2000 多年前，通过云南，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等地就有了经济来往。东汉建武十九年（43），伏波将军马援奉命平定交趾二征起事，全线开通了由云南至今越南河内的水路通道，由滇池地区南下至今蒙自，沿元江、红河到达今越南河内，古称“交州道”或“马援故道”，通过该路云南与中南半岛东部地区建立了联系。

随着交通路线的开通，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及其以西地区的交往有所加强。东汉时，位于今老挝、泰国和缅甸三国相连地带略偏东地区的掸国，曾三次遣使至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对永宁元年（120）的遣使有所记载：“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② 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访。^③ 大秦是中国古代文献对罗马帝国的称谓，可见云南早在东汉时期与西方的罗马帝国也存在着交往。

13 世纪，蒙古人建立了疆域空前的蒙古帝国，打通了东西方的交通。1271 年，17 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父离开威尼斯去元帝国，至元十二年（1275）到达元大都。马可·波罗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学会了中国的语言，熟谙东方的风俗和礼仪，又掌握四种语言文字，受到忽必烈的赏识，派他出使了国内外许多地方。至元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287—1288），马可·波罗随征缅大军奉命出使云南、缅甸。^④ 据研究，马可·波罗从成都出发，经雅安、西昌进入云南，过元谋、武定到达昆明，又经大理、保山、腾冲出境，过江头城、太公城到达缅甸的蒲甘、白古，又经缅甸景栋等地回到云南，取道景谷、元江、华宁、陆良、曲靖、宣威、昭通，从四川宜宾回到成都。^⑤ 在中国待了 17 年以后，

① 《史记》卷 116《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 1982 年修订版，第 9 册，第 2995 页。

② 《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10 册，第 2851 页。

③ 《后汉书》卷 88《西域传》，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10 册，第 2920 页。

④ 方国瑜、林超民：《〈马可波罗行纪〉云南史地丛考》，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5 页。

⑤ 参见方国瑜、林超民《〈马可波罗行纪〉云南史地丛考》，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版，第四章。

马可·波罗利用护送公主下嫁伊利可汗的机会到了波斯，然后转道君士坦丁堡，最终回到威尼斯^①，并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成为沟通东西方信息的重要人物。

清初，罗马教廷仍继续派传教士到中国，康熙皇帝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有严格的限制，但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则采取了开明的态度，给予传教士一定的权力，并任用他们研究数学、哲学、天文历法、军备技术等，其中，尤以绘制地图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

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皇帝接受传教士张诚的建议，决定绘制一份精密的中国全图。第二年，他任命法国传教士白晋、雷孝思等人主持其事，任用传教士遍览各省山水城郭，在全国各地开展实地测绘工作，以西法绘制地图。^② 康熙五十三年（1714），传教士山遥瞻（Bonjour）、费隐（P. Fridelli）等人被派到云贵高原测绘地图。山遥瞻在同年11月因染恶性疟疾死于中缅边境的孟定，费隐等人在云南的鹤庆等地继续测绘，绘制了云南的山川形势图。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总图一幅绘制完成，纵横数丈，被康熙皇帝命名为《皇舆全览图》。

到了近代，云南虽处中国西南边陲，但外有越南、缅甸等清藩属国，基本与西方人没有什么接触。但中法战争后，越南被法国占领；英国第二次侵缅战争后，下缅甸也沦为英国殖民地。越、缅屏藩既撤，云南被推到了西方殖民地的前沿，特别是蒙自、思茅、腾越被辟为商埠后，设立的海关掌握在西方人手中，西方国家还相继在蒙自、思茅、腾越、昆明设立了领事馆，云南与西方资本主要国家的接触和交涉日渐增多。英国和法国首先把云南看做是中国的后门，从缅甸或越南通过这里就可以进入地域广大的中国内地，并以此为跳板，向中国内地特别是长江流域渗透；其次，英、法两国还特别看重云南靠近其殖民地的地缘优势，把云南看做是两国在东南亚势力的延伸，急于把云南广袤的地域、丰富的资源和假想中的巨大市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中，计划开拓市场、修筑铁路等，进行殖民渗透。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西方国家的政府使团、商业团体以及政府官员、军官、商界人士、传教士、探险家、学者等纷至沓来，在云南形成了一股探查、研究的热潮，时间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同时形成了数量众多的领事文献、海关文献、学者文献、传教士文献等，至于期刊、杂志、报纸上刊登的文章数量就更多了。有研究者更是把19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末西方对云南的过

① 方国瑜、林超民：《〈马可波罗行纪〉云南史地丛考》，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② 杨元华：《中法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度热衷现象称作是“云南神话”^①。

近代云南西文文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第二节 近代云南西文文献的形成原因

一、西方政府官员、军官探查

(一) 英国人考察缅甸

西方国家政府官员、军官对云南的探查活动首先是从境外开始的，基本上是英国人从缅甸开始的。缅甸位于印度与中国之间，英国在控制了印度之后，逐渐意识到缅甸的重要性，认为如果控制了缅甸，不但有利于巩固英属印度，而且可以作为进入中国的后门。从1795年开始，英属印度多次派遣使团到缅甸要求通商或防止缅甸与法国结盟。1826年第一次英缅战争结束后，英国向缅甸阿瓦派驻使节，使节又多次派遣人员到上缅甸和掸人区调查。这些调查主要集中在阿拉干、从阿瓦到八莫的伊洛瓦底江沿岸地区、从毛淡棉到今泰国清迈的泰人区之间这三大区域。虽然这些调查主要是为英国在缅甸的殖民扩张收集情报，但探查活动也了解了缅甸与云南交往的一些情况，尤其是滇缅贸易交往的路线、交换的商品等信息。

1795年、1802年，英印总督两次派遣迈克尔·赛姆斯（Michael Symes）出使缅甸。赛姆斯在缅甸期间，收集了许多关于缅甸历史的资料，还调查了当时缅甸与云南的贸易交流情况。关于这两次出使情况，赛姆斯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献，包括《1795年受印度总督派遣出使阿瓦记》^②、《1802年迈克尔·赛姆斯再使阿瓦朝廷日记》^③、《缅甸帝国和阿萨姆王国》^④等，后来还陆续翻译成了法、德、意三种文字出版。^⑤ 1796年，海勒姆·科克斯（Hiram Cox）受英印总督之

① Warren B. Walsh: “The Yunnan Myth,”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2 (1943): 273.

② Michael Symes, *An Account of an Embassy to the Kingdom of Ava, Sent by the Governor - General of India in the Year 1795*, London: W. Bulmer & Co., 1800.

③ Michael Symes, *Journal of his Second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Ava in 1802*,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5.

④ Michael Symes, *An Account of the Burman Empire and the Kingdom of Assam*, Calcutta: [s. n.], 1839.

⑤ Michael Symes, *Gesandtschaftsreise nach dem Königreiche Ava im Jahre 1795*, Berlin und Hamburg: [s. n.], 1801; Michael Symes, *Ambassade dans le royaume d'Ava, ou, l'empire des Birmans*, Paris: J. E. Gabriel Dufour, 1807; Michael Symes, *Pegù, e altri reami dell'imperio birmano visitati e descritti dall'ambasciata inglese colà spedita nel 1795*, Milano: Franco Maria Ricci, 1988.

命出使缅甸，后又在阿马拉布拉驻扎过，其出使、旅行及驻扎过程中都有日记及旅行记等保留下来。科克斯著有《缅甸王国驻扎日记，特别于阿马拉布拉朝廷》^①，1971年汉普郡法保罗夫再版^②，1825年还出版了法文版《海勒姆·科克斯上尉缅甸王国旅行记，附王国历史笔记》。^③科克斯还有关于缅甸油井的著作。^④1829年，英印总督任命亨利·伯尼（Henry Burney）为驻阿瓦的使节。伯尼曾发表过一系列关于上缅甸的历史、地理和资源的文章，还记录了从缅甸生威和八莫到中国的道路。他的日记在1995年由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亚洲研究所出版。^⑤1830年、1831年，罗伯特·布瓦洛·彭伯顿（Robert Boileau Pemberton）两次考察了从曼尼坡经阿瓦到敏巫（Minbu）的路线，著有《英属印度东部边境报告》^⑥、《布坦报告》^⑦《汉内上尉从首都阿瓦到阿萨姆东南边境户拱河谷琥珀矿路线日记摘要》^⑧，与詹金斯（F. Jenkins）合著有《阿拉干旅行》^⑨等，他还绘制了曼尼坡、英属印度东部边界直到云南附近的地图。1835年11月至1836年5月，汉内上尉（Captain Simon Fraser Hannay）受伯尼派遣，从阿瓦到八莫河谷考察，著有《兴弗，即缅甸的克奄草图，保漠部落的位置，伊洛瓦底江河谷内部与云南的贸易，以及与阿萨姆东北边境的联系》^⑩、《掸人或泰

① Hiram Cox, *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the Burmhan Empire, and More Particularly at the Court of Amarapoorah*, London: John Warren; G. & W. B. Whittaker, 1821.

② Hiram Cox, *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the Burmhan Empire*. Farnborough: Gregg International, 1971.

③ Hiram Cox, *Voyage du Capitaine Hiram Cox dans l'Empire des Birmans avec des Notes et un Essai Historique sur cet Empire*, Paris: Arthur Bertrand, 1825.

④ Hiram Cox, *An Account of the Petroleum Wells, in the Burmah Dominions: Extracted from the Journal of a voyage from Rangoon up the River Erai - Wuddy to Amarapoorah, etc*, 1798.

⑤ Henry Burney, *The Journal of Henry Burney in the Capital of Burma, 1830—1832*, Auckland: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 Asia Institute, 1995.

⑥ Robert Boileau Pemberton, *Report on the Eastern Frontier of British India*, Calcutta: Baptist Mission Press, 1835.

⑦ Robert Boileau Pemberton, *Report on Bootan*, Calcutta: Bengal Military Orphan Press, 1839. 布坦，音译地名，在缅甸。

⑧ Robert Boileau Pemberton, *Abstract of the Journal of a Route Travelled by Capt. S. F. Hannay, from the Capital of Ava to the Amber Mines of the Hukong Valley on the South - east Frontier of Assam*, 1837.

⑨ F. Jenkins, Robert Boileau Pemberton, *Tour in Arracan*, (manuscript), 1831.

⑩ Simon Fraser Hannay, *Sketch of the Singphos, or the Kakhyens of Burmah: the Position of This Tribe as Regards Baumo, and the Inland Trade of the Valley of the Irrawaddy with Yunan and Their Connection with the North - Eastern Frontier of Assam*, Calcutta: W. Ridsdale, Military Orphan Press, 1847. 兴弗、克奄、保漠俱为音译。